

艮齋文稿

四

有
1030

○遊松連高雄二山記



去年董莆田遊松連寺說其勝甚悉予聞之心動後

諸人益知為絕境又聞高雄山奇峻甲一州亦與松連寺

井愛二君暨山甲相約將以九月八日發曉起天陰

雨霏霏下二君有故不得偕以此躊躇久之而遊

意沛然不可禦遂與山甲決策上道出四谷西行二十

里許陰雲解駭碧天呈露若贊我行色者意益暢抵

府中驛憩焉問松連寺則云距此僅一里餘第仄迳

紆回不易識也因雇鄉導而行謁六所祠堂廡古雅

蓋千六百年舊祠云過祠南嚮西迤抵玉川一宮渡

○
木
參
天

平時水涘淺磧，始可屬也。積雨一漲，濁波渺漫數里，兩溪之間，真不辨牛馬。是日秋水始退，平沙彌望，水廝爲兩流，皆航而過。沙路迤邐，一前一却，遂入茅茨。榛菅之中，莽不知所之。無鄉導，殆陷於大澤矣。過一宮祠，後趾漸仰，路漸峻，蒼邱青林相屬。右顧茅屋，竹落隱見樹間，曰百草村。路愈峻，山行數百步，一門如竇，堂宇在山腹，是爲松連寺。天平中黃蘗道慈律師所創建，堂前巖桂二大樹，童童如翬羽葆，花已老，剩馥撲鼻。自堂數十步，黛柏蒼松，迷禽闐日，應神廟在焉。從廟左而躋，喬水刺天，巖徑蕭條，其上小欄環匝。

曰妙高岬，岬下陂陀而降，攀援而陟，一亭翼然峙于山頂，曰清涼臺，最爲絕勝處。關左八州之山環列，起伏擁翠，疊碧若蹲若奔，舉不逃於一覽。而岳連拔，西北諸峯上秀色欲與人衣袂接。玉川近在數里外，縈錯澄映，若盤銀蛇，極爲奇觀。予顧山甲曰：今晨陰雨，自謂不能遽茲觀，而天色俄霽，八州之山可歷指。斯亦奇矣。昔韓昌黎披雲烟而望石廩，蘇眉山當霜曉而觀海市，精誠所發，可動鬼神。吾曹今日近之，所謂人窮非天阨也。因撫掌大笑。臺之東一邱突起，老松離立，有草舍焉，曰歡喜亭，亦宜遠眺。其下怪洞。

竊窅可容數十人。天向陰，雲氣自洞中生，曰白雲關。
裴回顧盼，不忍捨去。暮色蒼然，長風冷冷吹衣，乃始
下山。詣魯堂上人，上人延予小閣，左右書畫貼壁，曰
解悶室。玉川縈流于樹杪，可坐而玩。是夜天陰月暗，
漁燈一點，明滅杳靄中，水聲淙淙，聞之屢以為雨至。
也。上人甚加款接，玄談疊出，至夜分乃就寢。一境寥
闕，山氣淒寒，不能交睫，獨挑燈作記，幽絕不可言。翌
重陽，復登清涼臺，晨光未發，雲霧彌漫，浩乎不見其
際。簸盪駸駸如海濤之洶湧，千山萬峰皆滅沒，朱所
在，唯聞水聲號々耳。立眺之間，衣袖盡沾，既而紅曦

閃爍，雲霧稍稍解散，連峯疊嶺，挺竒秀而競出，翠色
與日輝相映射。如列李將軍金碧圖畫，真偉觀也。是
日欲登高雄山，故不得留連，割愛下山，與上人別出
寺圻而北，過高幡不動祠，抵玉川，係一宮渡上游水，
清淺往來者攝裳而涉。從此西北一里餘，復入官道，
抵八王子驛，民屋市廛千數櫛比，茲地有同心十人
所居，皆衡門短垣相對，類都下巢鴨第宅，稱千人巷。
西行二里，抵駒木根驛，之東蒼山矗立，陟降各十里，
是為高雄山，東距江戶十五里，西距小佛關二里，關
即武藏相模之界也。武藏為州，綿數十里，皆平行無

有山巖巖嶂之險地勢自日野漸高至小佛最峻絕
重岡複巒蜿蜒自西北而來故設關於小佛置衛士
於八王子蓋有遠算云山下有門之內左折路甚險
左右皆榛莽擁蔽兩手排之且行愈登愈峻失足輒
息促甚汗滴之浹衣因踞巖休歇復作氣以躋挽
藤板葛援其臂上下相引僅乃造山腹下視深谷數
十丈喬木皆在履底仰觀山頂突兀一堂宇在焉
謂既造其極躍而登堂即金毘羅祠其前結棚煮
茶以待客眼界軒豁東南鏤倉諸山遠翠稠疊浮黛
點螺相摸川湜漾水求若澡帛而曝之西北邱聯岡

屬林麓蒼黝足騁遐眺賣茶者云高雄廟在絕巔距
此猶二十三里於是大驚又鼓勇而行路稍平廣老
杉離々摩天大可數十圍仰不見曦景深涼逼人螺
旋而上忽得一大門石磴數十級堂廡數區其側又
石磴可百級極峻拔緣而升堂宇綺拱丹腹眩目儼
然一靈廟也扁曰飯繩宮吳門沈草亭書堂側又石
磴數十級仰視之鼻孔刺天喬杉森擁上攬雲霄蓋
絕巔也予疲甚不欲復躋遂下磴西禪廬一區為
真言宗從此循故道而回忽聞水聲淙々近在脚底
路傍小楔署曰琵琶瀧道右折而下徑最嶺石罅嚙

足棘針鉤衣，鞠躬窘步，既漸下數十弓，而水聲仍在谷底矣。予雅乏勝具，至此疲極，牒之欲頓地，然觀瀑之意益奮，復竭力而下，始達谷底，兩山並峙數百仞，其出崖崖偪束，瀑泉懸焉，高二丈餘，幅七八尺，其出崖水屈折如曲項，奔注直下如絃索，鏘然落于潭，之圓潔如槽，而其聲之豪嘈激越，則撥鷗絃而商徵間作，不啻得琵琶形狀，亦并與其音響而得之，名洵不虛矣。兩傍石壁峭立，若積鐵，雜樹幙幙，其上陰寒，惜肌膚，疑有奇鬼，乖龍攫人，殆不類人間世。崖邊結草成舍，一僧守焉。諾予曰：就瀑以灌頂，可療百疾。山甲脫衣入潭，須臾

跳出曰：寒冽甚，膚可浴邪？予掬而嚥之，冷透心脾，平生煙火氣消盡。潭水流而為澗，之中多奇石，攢羅雖不大而嵌空玲瓏，可供盆玩。若是者數里不絕，茅檐竹落枕水成構，雞犬之聲相聞，使人有入仙洞想。既下山，日下桑榆，途中與山甲聯瀑泉詩，還八王子，覓逆旅宿焉。一丈夫來會，語予曰：某為八王子同心，祿少不能自給，耕田而食，同僚凡千名，其祖皆係武田氏麾下，往昔武田氏敗，歟棲天目山，織田氏攻之甚急，糧盡不能守，竟自裁，將士無一降者，皆力戰而死，其妻五百人挈嬰孩竄於八王子，天下既平，官諭之，使

降皆不肯因賜稍食賙焉。後復諭之，遂降為同心云。
談論刺々至三更乃去。翌十日，煙雨濛々，二里抵日
野驛，外野渡亦玉川上游，空水澄鮮，川原迤曠，白
沙黃蘆，鳬雁凌亂，翛然具江鄉風致。延佇久之，抵高
井戶村，雨甚至泥淖，蹣跚僅乃抵四谷，雇竹兜，乘此
至家，則譙鼓已二更矣。茲特往友僅三，晤而松連之
緝麗高雄之險怪，皆足以豁胸襟，超零濁矣。因記之
以與井愛二君之卧遊，且以見莆田之言信而有徵焉。
云。己丑九月既望，東奧安積信撰。

題藤樹先生遺墨後

藤樹先生絕意仕途，退而講道於菰村老屋之下，惟
是一布衣耳。於是時，富貴功名震耀于一世者，何限
百餘年，後皆既與秋草俱泯。而先生道德之懿赫如
日星，學者欲振衣從之，且不可得。即獲其零縑隻字，
不啻珙璧，觀者肅然改容。是見士之所重固在此，而
不在彼也。近世學術靡靡，幾乎壞矣。景仰先哲，撫卷
慨然。

相中遊記序

文章於道未為貴，況遊記之末乎？然記之則閱數十
年之久，遊躅如新，不記則一週歲如春夢之不可尋。

也熊田通遠往年遊松島時未留意文辭徒觀而歸問其勝僅舉梗槩耳島嶼之環拱波濤之滌洄不能詳也後寓于予塾稍用力於文辭未數歲援筆縱橫能叙其所欲言今年遊畫島作遊記一卷於是展覽之間峨然高者知爲某峯眇然遠者知爲某海星羅而基布者知爲某島勝狀鉅細不煩一問而悉得之得而方知而愈知其妙冊子中文之不可已如是夫但道遠於畫島則記之於松島則不記特爲可憾然小者易記而大者難記況松島天下偉觀其將從何處起筆道遠學益富文益精然後圖再遊以償前日之憾未晚也

○觀牡丹記

余嘗讀歐陽永叔洛陽牡丹記奇葩異萼不勝其麗後又讀陸務觀天彭牡丹譜益歎佳品之多便欲一見其盛而不可得今茲節過芒種積雨新霽風日清酣會槐園先生邀余及董莆田賞牡丹於大瀧侯之園實一時雅遊也園在駿臺邸中花欄區以別者七每區兩行數十窠殷紅而重樓者淡素而平頭者千葉而檀心者絳萼層起而正圓如毬者殊形異姿炫耀心目而其間玉瓣如盤中有淺紅絲紋者最爲絕品麗欄前有一木假石盤坳秀峙嵌實玲瓏驟視之以

爲太湖中物以手捫之乃知非石亦奇觀也是日花
方繁開加以暄風暖日或燦爛如七寶冠或晶瑩如
玉鏡臺或如丹鳳展翅而將翔或如佳人嫣然派盼
光采溢目視之洛陽天彭之盛蓋不多遜焉惜無歐
陸二公作之譜耳徘徊激賞叫奇不容口董莆田抽
行硯以寫真槐園先生從傍指陳其品目相與眷戀
不忍去至日漸晡檀脣將擘而始反侯令侍臣朝岡
某等賜酒於燕寢朝岡曰先侯鎮浪華日購數百本
以歸時僅不過尺餘先侯栽之園中培植布置悉出
其心匠目營而地又與花性相稱是以條暢繁盛至

於若此今已閱二十五春矣莆田曰屋代某風流博
雅之士嘗謂都下牡丹惟大瀧邱園爲冠冕今而後
知其非虛美也余曰槐園先生博覽強記尤邃於赭
鞭之學董君則繪畫精妙優入南蘋之室盍亦作駿
臺牡丹譜以媲美於歐陸乎先生笑而頷之酣暢移
時頽然已醉遂拜謝而歸燈下濡筆作記猶覺天香
國色耿耿於心目而不能忘也時文政戊子三月廿
七日艮齋安積信撰

雲喻

雲之未生也不知其所藏已生也勃然肆乎空中爲

而爲禽奮而爲龍數舒爲林木竭巢爲宮闕下膏雨
注沛澤一朝之間而彌漫乎天下孰其噓噏之孰其
控搏之意者其隆施而不能自止邪人心之未發也
眇乎不見其倪已發也浩乎不見其際倏而焦火倏
而凝冰倏而孺子倏而奔馬熙兮如春淒兮如秋倏
仰之間而周乎四海之內孰其主張之孰其翕闢之
意者其有機緘而不能已邪蓋未發者靜之體也已
發者動之用也動靜無端寂感相倚微入乎毫忽而
莫知其朕大散乎萬物而莫知其極心乎雲乎庸詎
有二理乎哉然而雲非心也心非雲也雲固無情起

則物至而情動焉

滅皆出於自然而不自知也夫心豈無情哉喜也有
適之怒也有激之哀也有戚之而懼也有盛之此皆
感乎外動乎中而心則自知之知而不檢質之爲如
暴風擘雲飄蕩迷亂罔所底極故不致夫省察之精
無以辨其幾不極夫存養之深無以培其本既精且
深矣從容游衍於天德之中一動一靜莫非至理焉
嗚呼是人中之喬雲者也已

○送荦川士良遊松嶋序

荦川士良薩人也性好竒山水歷遊諸州嘗登富士
山絕頂天風泠々呼吸將通帝座俯視則莽々蒼々

尺寸千里，海水如杯。於是慨然有小天下之意，乃益欲遨遊四海，以窮山水之勝。近年來江戶，寓于百之書寮，得與之交，其為人風神清疎，不以塵務經懷，談論衮衮，可聽蓋奇士也。頃將遊東奧，松鳴來徵一言，予曰：薩之距江戶，約四千里，其間名山大水，可以什伯計，而君皆窮其勝槩，遂登富士山，今又遊松鳴，則天下之大，觀於是乎畢矣。我將何以告之？欲使君航海遊唐山，探五岳之勝，以追禽向之迹，歟？國有大禁，不可犯也。欲使君過瀛洲，陟蓬萊，採琪花，瑤草，而與安期、羨門遊，歟？我無仙術，不知其津也。我將何

以告之？無已，則有一焉。推步家之言曰：地大於月，日大於地，而天上下包地，環旋日月，其大無外。然則地之在天中，如彈丸之在巨壺，而彈丸中萬國羅列如銀星，著堦盤而銀星中又各有山岳焉。有河海焉，有郡縣都邑焉，即富士雖高，松島雖大，亦惟銀星中之一山一水耳。況乎人以眇眇之身，攢聚其間，泰山毫末，太倉稊米，未足以喻其小也。而配之天地，稱為三才，無乃不倫之甚乎？曰：以有斯心而已矣。斯心之量，空同宏闊，靡鉅弗圍，靡細弗函。放此則補井餘者，則謂之宏闊，雖吞富士、松鳴八九，猶恢恢有餘地。不謂之宏闊，則謂之宏闊，則謂之宏闊，則謂之宏闊。

矣嗟乎此真天下之大觀而豈小經地志所能載也
哉君於遊眺之間神氣澄明之時能反觀而有得焉
則上與聖賢者遊而下與豪傑之士為徒其所感發
蓋有出於蓮峰之上萬仞者請以此送君士良曰善
遂抗手而別

小洞天記

穀堂古賀先生嘗自號頑仙又扁其燕居之室曰小
洞天而俾社友作之記或者疑之以為神仙家之說
怪誕不經聖人所不道而所謂洞天福地者尤屬無
稽而先生有取焉非所宜也予謂不然身在魏闕而

心遊江湖不膩於利欲不嬰於世故浩然獨立嚼潔
乎風塵之表而與造物者為友是亦仙也何必卉衣
木食巖棲而澗飲然後為浮丘之徒哉今先生磊偉
俊邁氣蓋一世掀髯撫掌談古豪傑事慨然有揮斥
八極之懷而其心於聲利毫無所緇焉博覽強記下
筆萬言立就環竒驚健如搏虎豹掣龍蛇殆仙中之
豪矣而猶自稱頑蓋謙也且先生偃仰此室緇五車
之書抽二酉之藏含其芳腴咀其精華鑽味彌深欣
然會心乃曰此我之服食導鍊也綠酒青樽擊肥鮮
而紛羅輕葷深觥邀花月而酣嬉陶然一醉神融氣

和乃曰此我之沆瀣醴醪也勝流盈座商論經史析學術之源委辨古今之成敗談辯如雲文采葩派乃曰此我之閼苑歡會也浩興所到援筆揮灑詞華墨妙絢爛繁蔚泄天機於毫端究萬象於尺幅乃曰此我之煙霞風雲也藁然斗室延袤不盈十笏而蓬山桃源之趣悉具焉苟非有文辭者不得一闖其戶則謂之洞天奚不可者夫以先生才學文章風流雅韻其盛如此而又以精里先生為父以侗庵先生為弟名賢碩儒萃於一家猶龍門之司馬青箱之王眉山之蘇聲光輝々照映海內學者仰之如泰山喬嶽此

又上清神人之所冀而不能獲而先生兼享之洞天福地孰大乎此而猶謂之小尤謙也祥鸞瑞鳳五彩金翠悉具不惟人知其美雖鸞鳳亦顧其影而自憐今先生才學之宏博門閥之華奕豈不自知而退託之謙如此抑又安知非先生退託乃其所以為自負之大也邪然則先生果仙之頑者乎抑仙之豪者乎先生之室果洞之小者乎抑洞之大者乎我將持瓢酒駕風月以敲洞門而問歸一之說焉先生其必謂我為狂仙乎

○書太公釣渭圖後

太公釣渭學者孰不爲齊東野人之語然傳記所載
圖畫所傳未可遽斷其果爲野語也六韜云文王獵
於渭陽見太公坐茅以漁呂氏春秋云太公釣茲泉
六韜後人僞撰不足徵呂氏所言稍爲可據案茲泉
即磻溪水出几谷鄠道元云几谷東南隅有石室蓋
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也
其投竿遺迹猶存則太公釣渭之說其所從來久矣
孟子云太公避紂處東海之濱聞文王起興曰盍歸
乎來蓋太公晚乃慕西伯之德而歸焉然曾無自干
之意惟垂綸於溪之濱以樂爲仁者之民異時風

雲感會驚揚虎跳豈其宿志也哉於此見古之君子
胸抱冠代之畧而退然守身如處女寧老死於草澤
不敢銜鬻以邀富貴其自重爲何如耶今之君子挾
一才一藝輒眉間栩栩有得色謂富貴可夙契而致
不幸不遇則愁鬱無聊若無所容軀於是自銜以求
售佞媚以要進故人視之亦不甚重或至輕侮比俳
優聞太公之風其亦可以自愧矣

○池無名傳

池無名字貸成號九霞山樵京師人天下所稱爲大
雅堂者也爲人蕭散土木形骸毀譽得喪都付度外

自切

頭角新然

有嵇叔夜阮仲容之風矣。善書工畫，尤精於山水。五
歲時見千景禪師作擘窠字，頗怪偉。禪師大奇之，曰：
是麒麟兒也。後當名於海內矣。長而刻意於晉唐古
帖，結體飄逸，自成一家。畫法則出入于梅道人倪雲
林之間。以氣韻勝，世人爭購之，零縑尺楮，莫不寶
重焉。先是狩野氏世為繪畫，冠冕其衣鉢。出于宋
元諸名家而授受寢失，其真卒變為笨俗。大雅慨然，
欲取法於華人，淘汰積弊而復之古。而時人未之信
也。嘗齎畫扇遊尾濃諸州，一握不售，困而歸，抵瀨田
橋，悉投之水中，益發憤苦勵，遂闢入古人堂奧，聲華

△動必取法
於華人

○特精
於山水

以振之

隆々然震海內，而言畫者莫不以宋元諸家為準據
矣。性好奇山水，又富濟勝之具，千里孤往，經月忘返。
攢巒疊峰，飛屐上下，不窮其高峻不止。最愛富士山，
屢登之。每異其路，披榛莽，攀孤兔之蹊，究人跡之
所未到，遇異人為神姿奇偉，非煙火中人。蓋仙云先
後所作富士山圖，凡一百幀，橫側正偏，備極其妙。為
天下絕筆，蓋大雅為人纖毫塵垢，不以溷其懷，而濟
之以江山之助，故奇致全涌，雲煙逸腕，氣超於粉墨
之外，而韻發於六法之中，有不可以勉強到者。至若
富士圖，則特妙絕奇，石破天驚，實曠古所未有也。其

△天明草堂以疾卒於
葛原草堂

行事亦多出於人意表者嘗赴浪華遺畫筆妻追
躡授之乃投拜以謝不知其爲室也妻亦不告而去
聞者絕倒豪商索畫許而不果屢遣奴促之竟不就
奴出門大罵大雅走出陳謝亟濡毫付之每欲購石
刻十三經縮衣食數年得錢百貫就書賈購爲書賈
牟贏利不與大雅長吁而歸會祇園祠有修造之事
乃舉以助經費其奇異絕俗類如此妻玉蘭閒澹不
飾能配夫之行亦善畫每良辰美景斗酒相酬大雅
彈琴玉蘭鼓秦箏相和而歌觀者幾作晉宋間想嗟
乎名利之習薰灼宇宙雖儒生猶鮮能脫其累而大
野史曰

雅以一畫師風流超軼不縉於世之塵滓豈其中有
進乎技者歟

○太公誅狂裔華士辯

齊有居士曰狂裔華士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
不友諸侯耕作而食掘井而飲吾無求於人也太公
望使吏執而誅之曰彼不臣天子不友諸侯是望不
得而使也耕作而食掘井而飲是望不得以賞罰也
嗟乎是韓非誕謾無稽之說爾太公之賢寧有是乎
哉夫士各有所志或曳裾垂紳于人之本朝而行其
道焉或巖居川觀抗懷於風雲而不就仕版焉其出

處雖不同，未可遽是此而非彼也。至於特立獨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則是天下奇士也。爲人主者，將軾里閭，餽饗餼之不暇，而太公廼執而誅之，可乎哉？當堯之時，有歌于衢者曰：「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哉？」是奚殊於狂裔二子之撰？果若太公之言，則堯赫斯怒，將曰：「彼耕且鑿，非帝之地邪？」舍哺而鼓腹，非帝之力邪？而其言如是，倨傲不遜，莫大焉。盡誅乎哉？而堯顧竊喜，以爲熙皞之化，何居？堯讓天下於許由，弗受，隱于箕穎。誠若太公之言，則堯艷然作色，將曰：「彼不慕富貴，不顧爵祿，是刑賞不得以禁。」

勸也。鳥乎不誅，而堯置之不問，何居然茲二者邈矣。其有無未可必也。甘盤遜于野，夷齊隱于首陽，經傳載焉。倘使太公議之，皆罔上冒憲，不從天子號令者，而未聞高宗武王搏執之也。漢高祖不喜詩書，有儒服而見者，輒溺其冠，蒞醢功臣，不少假貸，方是時，四皓採芝南山，不應其聘，而未聞高祖屠膊之也。光武於子陵，擢之草澤釣漁之中，加以隆爵，德亦渥矣。子陵傲然不屈，振袂而去，倘使太公處之，必憤其無禮，將梟之於市，而光武非翹不怒，乃優容之。其他若陶潛、張志和、陳搏、林逋之徒，皆不事王侯，徘徊屏營于山

林巖壑江湖之間與狂僞華士奚異焉而歷朝諸帝
未有以爲傲誕無禮而戮焉者也惟謝安棲遲東山
徵辟至于再至于三遂不至有司怒請終身禁仕途
又曷嘗誅之誠若太公之言則許由諸子悉天下之
罪人而歷代帝王所爲皆非歟且禹裳之大未嘗無
英傑豈待此山林肥遯之士而爲政乎哉與強其所
不欲而加諸官不若從其所適以激厲冒進饕餮之
徒是又治天下之一端也嗟乎太公之賢寧不知乎
哉大抵韓非之說以權數機譎爲主峻法嚴刑爲要
雖父子兄弟視之如虎狼他如見惟懼其叛而噬

已也其慘礫不仁貽禍於天下後世深矣若斯乃誣
大賢以鼓邪說其妄固不待辯然人主或有以此藉
口害清高之士者則天下名節喪矣予安得而不辯

明善堂記

大多喜城主松平公命久保田秀菊地玄行岡本高
紀建一堂於城中以爲藩臣子弟講習之所三臣者
奉命周旋鳩工庀材經營數月乃成公又使之掌其
教督其學純以程朱爲宗而一藩皆知所嚮往實文
政某年也頃者屬信命其堂且記之信以講經出入
門庭豈可以不敏辭乃取中庸之語命之曰明善而

爲之記曰聖賢之學莫大於誠身而其道在乎明善而已蓋學者之志於善猶射者之志於正鵠也苟不知正鵠之所在而冥然持弓矢妄發以徼一中寧可得乎故學必自明善始焉夫天下之善亦多矣而其要則不過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而已矣能得焉而不失謂之善德能行焉而不戾謂之善行義精理純至其極而無造次顛沛之違謂之止於至善四書六經章句雖多莫非明此也學者捨此而又何所據哉然人倫之道具於吾心而四書六經乃所以提挈闡發吾心之理者也故讀其書誦其文而不

知反求諸己譬如射者徒論控弦覆瓿而臨正鵠也豈能真知至善之所在也哉是以明善之要察之念慮之微考之事爲之著體究實見不涉乎影響然後真知至善之所在而誠身之功可得也蓋知之與行相資爲用知得行而益確行因知而愈精二者並進以造時中之域而明善誠身之功於是成矣是聖賢之學也孔孟歿斯道不明漢唐諸儒蕪蔓於訓詁支離於辭章佛老異端之說燭亂天下之耳目而聖賢之學幾乎息矣逮程朱二大儒起繼道緒於既墜闢千載之湮晦振揭本源闡明蘊奧然後群聖賢之道

如太陽之再中而其學遂徧寰瀛矣吾邦自惺窩羅
山二先生倡濂洛之學天下靡然從之迄今二百有
餘年彌久彌盛其間橫生異端攘斥能排不遺餘力
者亦不少而其說首尾衡決漫無統紀孰若程朱之
醇正可據也哉今公初建斯堂養蒙育俊其於政教
既務所先而又能崇奉正學尤爲盛舉矣三臣者皆
篤志力學對揚休命欲興斯道於一方是亦可謂獎
順其美也夫人倫之道以君臣父子爲重一藩人士
感戴公之盛意相率以趨於學讀書窮理尤用力於
忠孝大節乃所謂明善誠身之大者而風俗人才之

美於是乎成矣若夫銳于始而惰于終來者又不能
繼則斯堂徒爲一時文飾之具抑於君臣之義無乃
或闕歟嗚呼其可以勉也夫其亦可以戒也夫

○送穀堂古賀先生還肥前序

天下有幸之不幸不幸之幸者此理甚明而甚幽甚
微而甚著賢者之所能知不肖者之所不能察也今
夫海寓晏清連年豐穰黎元逸樂不知艱虞世所謂
幸也而驕溢蠱壞之機已動焉安知其不為不幸邪
災變駢起凶饑荐臻四海洵久民不聊生世所謂不
幸也而昌泰豐亨之理已存焉安知其不為幸邪九

年之水三年之旱天下之災莫斯爲大而唐堯殷湯
由是益修其德理其政遂致熙皞之治此見天之降
災乃所以聳動儆戒人主而使立非常之功也近歲
西州颶風大作撥屋拔木苗潮汎溢人畜死傷者不
知幾萬計良田沃壤蕩爲沙磧之區嘉穀美卉鞠爲
窮髮之地其災殆遍九州而肥前最爲烈實天地剖
判已來所未有云夫以沃土之民逸樂無事之久而
遽罹此災孰不爲不幸之甚者然流離顛越迫蹙其
心志飭賴其形骸愉懦驕侈之氣消鑠剗磨如噩夢
之始覺昏醒之始釋而思義遷善之心生焉况爲之

司牧者惡得不自儆戒以行寬厚惻怛之政而振恤
其彫剝邪夫以寬厚惻怛之政治思義遷善之民猶
下膏雨於大旱之野呻吟變爲嬉笑號咷化爲歌謳
而國祚益以綿洪矣則所謂不幸之幸者又將徵諸
今日此予所以不能無言於穀堂古賀先生之行也
先生即佐賀文學志高而氣豪才宏而學博通曉世
務忠鯁出於天性與俗儒迂誕不適於時用者大不
同焉今茲將陪俟駕還肥前予謂先生抵鄉國親見
災變之迹聞其流離顛越之狀不有惻然難爲懷者
乎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今先生居師傳之位國君所崇敬諸大夫所矜式其
言未必不用也誠以講筵之次陳夫唐堯殷湯敬天
修道之道與施仁政恤民瘼之方使其勵精圖治布
霜澤於境內其所濟豈徒一命之士而已哉驕汰之
俗難化彫悴之民易治苟欲一新政教躋斯民於雍
熙之域而立盤固不拔之業斯為時矣嗚呼先生之
賢寧不知之而予猶曉々不置者聊以致吾心之忠
愛焉爾矣或規予曰子之言則善矣獨奈觸國諱何
予曰孔子作春秋記災異不為魯諱也西漢人士因
災變上書言事不為漢諱也則予又奚諱焉先生雅

量如海豈以此罪予者哉遂書以為送行序

東省日錄

登名山涉大川其所得蓋不淺而予有向平之累
無許詢之具九衢奔走塵土滿面不免青山笑人
因謂二親在鄉不可不歸省歸省之次探兩毛竒
山水茲爲兩得乃欲以庚寅歲閏三月既望發連
日拮据不暇而神情已浩浩矣

十六日冒雨發都從者惟一僕是日薄寒透衣泥濘
又沒鞋憇本鄉命酒飲數酌得千里雲山雙不借
數州花月一奚囊之句以自壯行色出板橋雨始
晴新綠如沐平原迢曠櫻草花盛開數里成錦繡

界有渡曰戶田川爲墨水上流抵大宮有一宮祠
老杉千章夾道皆數百年物晚宿上尾

十七日拂曉發上尾宿雲解馭殘月在天驛路鈴聲
相聞過鴻巢西望秩父山蜿蜒百里芙蓉峰朗出
其上秀色襲人真造化之尤物路右有石堠曰行
田道門人田口安貞居在中條前月安貞出都請
予一過因欲由此道訪之遂以迂行不果抵吹上
問大田元亨元亨亦嘗從予學驚喜出迎沽酒割
鮮款晤移晷頗慰旅況一醫亦來見相與懇留予
辭謝乃送至村口而別村口有長堤曰熊谷堤皂

莢樹成行堤外流水清駛即戶田川上游宿深谷
夜月色奇明

十八日朝氣淒然如深秋抵小山田川遠眺絕佳自
日光赤城榛名以連淺間武高諸山箕拱屏簇紫
翠攢蹙舉不逃於一覽遊意至是始暢過本莊步
神奈川川原清曠水石綺麗遠眺益佳經高崎遙
見妙義山如筆格遠翠濛濛具元暉畫致又見一
山如厦屋成風字形曰八風山抵若宮村家賣多
胡碑搨本購之去宿安中爲板倉侯治所旅舍臨
臼井川水聲淙然夜頗有雨意予欲以明日遊妙

義金洞爲之懊悵

十九日曉起闔窓月影在地今日晴可知矣促裝出舍抵松枝從驛中南折涉白井川行平原天果潏霽四顧無纖雲妙義山自北起分裂爲數峰峯峯疊翠而一巨峰最峻拔林麓隱隱見人家即廟祠所在稍南一峰奇偉如側弁又其南與之肩隨而爭詭狀者爲金雞山予喜不自勝藉草而坐復投袂疾進須臾抵妙義驛連簷百餘家皆客店躡石磴數百級廟宇宏麗樓門華整扁曰白雲山妙義別名也下磴左折入金洞山山在白雲金雞之間

故俗稱中岳行纔里許山轉谷關雜樹蒼蔚有大石嶸立路傍清泉自其中流出仰視群峰峭拔數千仞如排劍戟於蘭鐙曰辨天峰絕壁峻舉如崇墉之托霄上曰鼓子崖左則金雞諸峰參參如卓綠蠟曰天燭峰鼓子崖之西亂峰環匝怪巖錯峙有一洞門玲瓏漏天光曰仙人巖金雞山亦有洞門並在絕巔人迹所不能及遊眺至此毛髮皆躍疑所謂峨眉天台之勝正復如此恨無范寬等寫貌之耳阪路頗峻偃僂而上天燭峰既轉在左腋稍進峰巒愈益爭出皆壁立數千仞近覆頭上勢

欲傾墮詭態非一尖稜者如錐鑿直裂者如茅及
孤聳者如筍籜合抱者如堵牆其色或黝或赭麻
皴沓蹙其根或剝泐成窟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奇
怪不可盡狀山腹有寺曰巖高寺見寺僧首問石
門僧曰此山有東西之勝石門在東大日峰在西
宜先登大日峰若石門險絕不易到待明日可也
乃使一童爲導過寺拾石磴百餘級有武尊祠祀
日本尊云祠後一巖飛起可三十丈大石翼其左
右其中有窟置小祠曰金洞窟自窟而北怪巖下
垂如簷其下有開山道士長清碑道士不詳其姓

父仕于小田原北條氏爲人所害道士入金洞山
學劍遂復讐復來隱焉居恒執鐵如意曳鐵杖蹈
鐵屐往來如飛時有暴風雨晷夜哭猛獸咆哮道
士正色叱之輒止壽百四十有八事詳于碑文安
永中上毛高克明所撰神仙有無不可思議然茲
山幽奇絕境宜爲仙靈所托其事不必誣矣又躋
數百步大石如厦屋者累累倚疊其隙僅咫尺躬
躬若不容曰磨鬚岩脫雄刀蝸附而出其上又有
大石最雄偉一石人踞焉曰大日峰箕踞而望群
峰環列相去甚近其高者釋迦岳金剛峰五臺巖

稍卑者大黑岩鬼面巖餘各有名號不暇悉記皆
嶄嶄起自浚谷直上雲霄若迎若送若拱若揖若
翔若蹲奇態萬狀洵爲一山絕勝處而予所踞大
日峰亦甚峻絕群峰之高者可仰捫其面卑者可
俯撮其髻下視浚谷不測樹頂麻萃長風冷然自
遠至衣袂褰舉慄乎其不可以久留也乃下山入
寺憇焉日未晡遊興復奮請探石門僧擇諳山路
者爲導循來路行數里得第一門穹窿突兀可五
十大兩根相距十餘丈色黝質堅青樹馭蘚生其
上仰之如剗丘山而存其形似石非石土精凝結

千古不塌造物者之妙胡爲乎奇構如是門左右
亂峰簇擁門內一峰端若植圭行纔數步無復蹊
徑披蒙茸攀巉巖則第二門突立危巖之上上上
下狹形偏倚類折風巾其高減第一門三之一四
邊峻絕可望不可至自此益危險拔葛入谷捫蘿
陟崖槁葉僊屑人獸絕踪導者亦屢迷方嚮遂得
第三門其高僅居第二門四之一根楣甚厚儼然
巨窟而其下空洞通人若閨閣然踞其闔而憇氣
定乃行崖谷益邃古木僵卧大數圍莫有人採之
者雨淋日炙純白若玉虬陟降數里得第四門開

豁廣大與第一門相抗屋最怪偉如鵬之張翼左
右懸崖與屋相屬如虹橋可踏而度然一失足即
粉壑寧可貪奇與性命爭邪門前隔大壑奇峰羅
拱有拗折如鐵如意者有孤拳如筆頭者有上巍
而下峭如掌露盤者怪木斜懸古蘿倒垂非圖畫
可擬導者云此間山鬼所棲託人能至者數歲中
僅一二焉時夕陽下絕壁氣象蕭瑟不類人間世
急覓舊蹊入寺宿焉予嘗聞好遊者之言曰天下
山水明媚者易得而奇絕者不易得至若金洞真
天下之奇絕也今觀之果然其峰巒皆拔地巉立

純骨無肉與它山絕異豈造化之初神氣所融結
而成其奇秀固如是歟將數千年前爲疾雷暴雨
所震撼山崩崖圯土沙消剝而精骨獨存以爲峯
巒爲門闕歟安得就山靈而叩之

廿日出寺就歸途風日清美百鳥和鳴寺畔櫻花盛
開桃李亦爛然視都下花候遲已三旬所云寒巖
四月始知春者也行數里旭光與群峰相映翠赭
妍蒨孱顏明媚若送予而欲留者婉戀不忍辭去
溪谷中林樾蒼鬱一簇素雲變黲其間近視皆櫻
花也遠眺亦佳總房之山浮嵐暖翠縹緲如畫既

至仙人巖巖上奇峰錯出櫻花繁發如仙姝舞雲
霄下坂則醺醺花夾徑黃雪毵毵觸人不飲而醉
自慶遊名山非天緣不可得名山中看花最是天
緣莊周有言遇於天者畸於人我其畸人也歟一
笑而去經妙義驛至松枝又入側徑踰矢鏃嶺頗
險抵秋間憇老婆雜陳綃純以求售喋喋可厭蓋
此間地瘠田少以蠶桑助生理此皆出其機杼云
踰風剪嶺尤險踞半腹而望妙義山北有一奇峰
又北迤而巒嶂相屬皆成詭狀金雞山南又見一
奇峰凡此諸峯意亦壁立千仞未必讓妙義金洞

安得裹十日糧而窮其勝哉忽見四五筵飄飄冲
空盤旋不下類童子放紙鷂久而不知其所之造
嶺上則賣茶菓者蒼黃如狂自言爲旋風所捲筵
席皆飛餅餌亦損壞予不覺失笑以爲風剪之名
不虛矣北望迢豁榛名山在數十里內翠色欲流
其西草津白根諸峰積雪鎔銀琢玉寒光射人下
嶺憇明神村酒醺惡不可食予渴甚滿引數杯醉
即去途中誦山谷翁薄薄酒勝無酒之詩行數里
溪流一道自灌莽中來嚙石漣漣鳴遙見碧峰巉
然孤起其麓櫻花綿延如殘雪度畧約並水而步

水益鳴石益竒花益明四顧不見人但聞樵斧聲
丁丁與澗谷相應轉覺有幽致杜少陵所云伐木
丁丁山更幽過此始知其爲佳句矣至榛名日已
下春宿廟祝小山氏居臨深溪遙見妙義山山色
鶻突已爲一抹遠靄使人魂飛其間矣從妙義至
榛名八十里間見土丸如禹餘糧者布野擊之輕
脆易碎往年淺間山發火所雨也踰矢鏃嶺北風
驟寒松下老嫗煮茶待客西望淺間山巋然挿天
諸山襟帶于左右皆爲兒孫巔有焰煙搖曳嫗曰
此煙指北則暖今日南靡所以寒也又曰往年之

變此間雨白灰積一大許山林田宅彌望皓然不
見點青民餓莩塞路鳥獸亦皆斃乃根川爲火石
暴溢沿川村落悉爲赤地死者一萬餘人米價騰
貴煮糠粃爲粥以延命迄今丁壯乃以豆粥爲不
可食驕侈至此可慨也聞之悚然書以自警

廿一日詣榛名山山下溪水琮琤老杉蔽翳仰不見
曦景石壁聳天者二其一巉巖如削成其一盤據
如堂皇路傍皆大石礫窟人自其隙過隙不能以
尺慄慄懼其壓俯瞰溪谷間巨石數十砰躍皆成
怒態如壯士攘臂相撲骨格奮張互相壓而少遜

避者苔蘚被之皴駁可愛。崖腹有紅閣其下朱欄橋長可二丈橋左竒礪側立如剖大甕水洎洎下注兩崖石壁竦峙斷齧巖錡不知其所窮其西紅欄翠甍縹緲於樹梢石磴鱗次而上廟塔門樓聳飛輪奐極土木之勝都下所罕觀此山香火之盛可知矣廟左大石嶄然獨聳二十大許頭侈頸縮腰腹宏偉中鑿巨竅棲不動明王像甚竒怪廟後磐石如簷阿可庇十數人自此喬杉滿山幽翠逼人。有徑可造山巔平時不許輒登下磴則清泉簪沸掬飲極其冽曰萬年泉有碑元文中崎陽平君

舒撰文苔蝕不可悉讀。泝溪而北二石離立高可二十丈方者圓者隋者累累相疊若塔上相輪危欲飛墜覽者吐舌土人云往昔地震其頂一石墜地山靈大怒呵百神使鎮定故此山至今無地震之虞其說屬荒誕溪迴路轉登躡十五里造天神嶺仍是榛名山中有湖周迴三十里水色沈碧一波不興相傳靈物所蟠旱歲祭雨必驗東岬一峰逼肖岳蓮曰小富士北岸山高而偏曰鳥帽岳與鳥帽並峙者曰冠岳西岬一峰立石數丈相倚類碧玉硯屏曰硯岳皆有草無樹儼然天地一大名

園池也。予酷愛之，欲縱覽以攬其勝，乃循湖東行。過富士峯下，細草如織，杳無人迹，信意而行。湖水下注，成渠深淺不測，徙倚之間，見巨柳橫其上，乃扳援踰之。境益幽邃，山益清秀，相顧恍然，疑與世隔。徐觀以至烏帽岳下，有兩石筍，高十餘丈，屹然對峙。左右怪巖錯出，若獅狔怒相噬，尤爲奇觀。遂遶湖一周而復抵富士峰，忽有雲氣生峯頂，須臾彌漫，諸峰亦雲氣蓬勃，冉冉低匝地，頓成兜羅綿世界。咫尺不辨，雨亦隨至，神骨冷冷然，如御風躡虛而無所依。茲觀奇偉，真冠平生矣。遲遲下山，雨

漸晴，雲亦歛。赤城山盤礴于數十里內，秀色可餐。又下數里，有大壑，水聲轟飈，據樹根狼顧而視，斷岸千尺，湍流峻盪，激石雲泐，心目俱眩，乃遽去。下坂度橋，則伊香保以溫泉著，樓屋鱗差，人煙頗殷，輿疾來浴者，日以千百數，雖無疾者亦托之以遊。故山谷間，致此喧闐，連簷數百家，每家置一槽，槽四周以板，溫泉自筧中灌輸，湯氣和柔，尤宜羸弱者。予投木暮氏，其妻即塾生桑原力藏外姨，樓屋頗宏，分爲數十房，浴者各占一房，脫衣入浴，肢體融暢，連日道途之勞，洒然。夜暴風雨，極冷。

廿二日雨猶甚淹留頻浴浴後出古人諸遊記卧讀之亦客况一適矣時推窓而望唯煙雲四塞初未知樓前有山也午後雨始晴煙雲開劃攢巒疊嶂若自地中湧出最近者曰斧子山鱗皴鑿鑿喚之欲答稍遠者不知爲何山紫翠稠疊低昂起伏作波濤赴海狀最遠者曰三國嶺白雪爛然如銀城眺矚絕佳不但溫泉快人宜其成蹊予喜出意外急呼酒佐興既而煙霧復自澗底生脩眉嬌鬟湏臾滅沒如下一重簾豈懼敗盛德歟

廿三日微陰僦竹塋子發伊香保塋子比都製差小

四邊無簾障於看山尤宜行十里許大石縱橫塞路脚夫云去年七月暴風雨一山崩突巨石飛騰數里響如震雷此縱橫者皆是東望平楚蒼然一川縈繞曰刀根川源出刀根郡故名濫觴不遠川身猶狹至武之栗橋渺漫十里爲天下大水矣抵水澤觀音閣頗麗所謂坂東三十三所之一經野田總社諸村沿刀根川而下會厩橋津漲渾不通從荻原涉小舟如刀截流而進濁波洶涌篙工併力撐之乃得到彼岸厩橋舊爲姬路侯治城今係川越封內一都會也從此歷大胡深谷諸村達日

光曰足尾路爲間道從倉加野至日光曰例幣使
路爲官道但足尾地僻路險行旅憚之予欲急至
東奧兼探山水之勝故就間道晚宿大胡

廿四日發大胡過橫澤山漸深谷漸邃青林翠樾宿
然無人屢迷蹊徑至深澤一溪流自北來曰阪東
太郎川發源日光山後下與刀根川合故刀根又
有太郎之稱從深澤至足尾嶺一百里而遠皆峻
峰穹谷層嶂重巖相屬無間闕阪東川盤迴其間
一徑如綫隨川而上下至斷崖絕壁不可通則交
積材木以爲棧踏之惴惴恐墜數十里間寂不見

一人村落亦負山俯流極荒陋地不生梗稌又乏
鱗介酒醢惡不可食然怪巖奇石茂林脩竹終日
如行畫圖實爲遊觀勝區但其地僻路險非惟搢
紳大夫不肯至雖山澤好奇之士足跡罕交而予
一旦取以爲奚囊中物山水有知亦當驚知已於
千古矣大抵溪澗多石而此溪尤夥礫碗林立若
奔馬若蹲虎若竒鬼相搏若帽若甕若几案棋局
突怒偃蹇爭爲詭狀流水過其間奔爲練洄爲輪
縮爲蚓結衡爲繩直峻者捲雪平者染靛水石之
勝極矣過花輪石愈竒盤坳數大峰巒巖巖之狀

悉具草樹生其罅疑歎雲霧使米顛視之意當不止於一投拜土人嘖嘖爲予語曰溪畔有大石長十三丈昔者源將軍義家東征見之激賞以爲阪東第一石後人因號阪東石川名亦由此起就視之巍然突立如白馬昂首而嘶非不奇而乏嵌空玲瓏之趣土人乃誇揚之豈其所貴者以人而不以石歟溪流架橋杠以通人惟有一渡長繩亘于兩岸艤舟者緣之以西脚爲檣溪上萬山夾馳中有一峯尤高峻終日吐雲不已初若炊煙出甑或帶里許即爲白雲蓋山澤通氣蒸而爲雲雲復化

爲雨皆水氣所升降故山谷間雖晴日細雨時至溪畔巖岬峭立洲沚相錯其間一巖孤峻四絕老松雜樹被之清流環繞白石粼粼如蓬萊在海上又有兩瀑一出山頂高三十大紆餘成數層底皆石層層相激雪舞霧飛一自絕壁直下二十餘丈如垂一幅練左右應接不暇殊忘道路之險也足尾有銅山又有庚申山庚申山尤稱絕境距村四十里石太奇傑立如樓櫓狎狎如浮圖二王像天然石橋十餘大架于千仞之谷俯視煙雲自脚底生其他洞窟巖礫奇構異形固難以詞叙但冰雪

深阻非孟復初八已後不可登予來以三月故不得窮其勝可恨甚矣晚間細雨宿足尾

廿五日開霽北風頗寒發足尾過銅山縣官採銅處崇山岐舉壁立千仞一水流其間循水而行山皆石少草樹瀑泉懸焉路盡接之以棧棧亦盡刻山石爲磴其上石人立不動明王像也側足而躋既十餘級石滑膩殆難受趾下視深潭不測目矐矐股慄慄進退不可幾作韓昌黎華山絕陁狀遂俯磴却步乃得下流水帶銅氣石趾皆赭路傍壘石作竈蓋治鑛處有巨窟斧鑿之痕斑斑亦採鑛

坑也自足尾二十里始涉阪東川胗川脉甚狹計其源當不遠矣阪路盤折犖确嚙趾曰足尾巖見奇花色淡紫類海棠樹高八九尺皮似百日紅綿山亘谷望若錦雲土人稱爲躑躅花異品也有老櫻大逾抱花小而密輝映于崖谷間特爲佳觀奈何空谷佳人雲鬟霧髻世無得而賞噫花亦有遇不遇邪絕頂有草屋一間賣酒菜極矮陋下嶺三十里至日光爲正路踰嶺左大山達中禪寺爲支徑會村畛四五人自昆布原來乃結伴就支徑左折入山直上可十里細徑如緣絙偃僂而上足膝點

於胸汗滴滴浹背喉中作鋸木聲山中未吐葉古
苔如亂髮毵毵掛枝絕頂大石倚疊中間豁硤類
石室疑祀山神處斑籊夾徑殘雪數尺掬而餐之
寒冽透心肝煩熱頓除男體峯巍然當前形如覆
盆色如積鐵林麓斜迤支峰綴聯向背起伏歷歷
可辨男體爲日光最高峰遠望之摩切穹漢而近
視不甚高非不高我所據者峻也自山脊下路最
巖一跌不可中止水光隱見於樹間愈下愈明得
大湖南北三十里東西半之窈然沈碧曾無斥草
傳言有隕穽輒鳥啣去群峰羅列精藍紅塔相望

循湖北行詣中禪寺一境幽寂磬聲與松籟相答
窅然身世俱喪所謂修修禪子眇眇禪棲想亦此
類復舊路左折觀華嚴瀑絕壁千丈中間甚隘大
湖委流爲其所偪束怒噴直下五十大如玉龍奮
角張爪拏攫而降其下有盤石承之色皎而中窪
雪浪騰沸響震萬雷使人神魂飛越目加明而耳
加聰淹賞移刻乃去下坂數里般若瀑自巖頂下
其高不及華嚴而幅倍之晶然若垂水精簾下流
湍湑遇石即鬪石皆怒撐不遜伏砰激砢訇如疾
風暴雨人語不相聞度畧約者二兩崖絕壁千仞

鐵鏐凌厲橫截青霄曰釵峯其頂紫花萬枝倒懸
夕陽映之絢爛不可狀即足尾嶺所見者既盡得
小聚落曰馬田朝山者至此捨馬而步故名行數
百步左折入支徑觀阿含瀑穿林莽出平原惟聞
水聲鏘鳴于谷底竟不得瀑遇樵夫倩之先導行
僅數十步下岷則瀑布懸焉樵夫云此瀑以觀背
得名可就而驗之時暉景已墮岷谷幽晦但見虹
奔龍矯煙霧濛濛撲人予足未進而氣先奪矣僕
笑曰人之所至何畏焉乃作氣躡亂石石磴落欲
崩脚底深潭沸白飛沫成雨點僕自後推予而陟

岷腹徑四五尺竚立正觀瀑背宛在白玉簾內極
爲奇觀但骨驚神懣不可久立乃去過大日堂至
鉢石街已昏黑矣

廿六日蚤起盥沐拜觀閔宮壯麗煥發金碧煌耀
盡海內之富極天下之美非筆墨可述世言不見
日光勿言傑構信然顧吾儕小人不裹斗糧一笠
飄然逍遙溪山千里之間到處如歸孰使之然不
可不思其所自也拜觀畢過西街問山田某達喜
多氏書擬觀霧降瀑詢之往反三十里非逗一日
不可得予望雲之意方切不過下山自今市北折

涉緡川諸山繚繞如牆晚宿不生

廿七日出不生高原山近在數十里內峯巒明秀巖
齧蒼黝亦一名山也山下有村曰鹽原溫泉出焉
名妓高尾所生其家至今藏文翰及衣帶觀者有
楊妃香囊之感云經王生路傍一老松盤拏如蓋
傳言源將軍義家東征掛鞍焉以休故稱鞍掛松
抵八重田西北見那須山雄峻與鬘峰相伯仲予
屢過山東願一遊而未果至此頗技癢土人云踰
那須山達白川爲便道乃自村中北迤徑林薄忽
出曠野所謂那須原細草絨天蒼茫無際僕驚呼

曰吾房州憂田少刻山逼水無地不闢今此曠莫
墾爲隴畝二十萬石之封可立致乃棄爲草萊之
區何也予顧而笑曰孰不知之顧地曠而人少故
田且就荒何問新畬然後世有王者興安知其不
爲萬井良田邪行數里遙見茂林一簇粉壁隱見
蓋太田原治城也又行二十里許得一村曰山田
問路農夫轉折西行經和田宿波立茅屋蕭條風
自戶隙入客況淒涼至此極矣

廿八日朝氣淒緊行曠野三十里那須山漸近陽峰
擁翠陰嶺凝素林麓衍迤鬱爲鉅岳經由井板室

皆荒陋入一大山細路一髮螺旋以達於巔則那
須峰近在眉睫間似可一躍而升又西迤入一大
山路尤險脚力已盡飢渴并至腹中作牛吼而山
中無所求食蹙蹙屢休見樹間有殘雪便自奮赴
之饒嚼數塊神氣始蘇胸中宿垢餘滓一時消盡
惜不并旃毛而食耳自板室至三斗木屋稱三十
里其實不下五十里絕無一屋可休雖足尾路所
未有也予行村落桑柘中不數里輒倦至遇奇峰
絕巘飛泉幽石則精神躍躍然爭先疾趨僕亦荷
擔追躡視巉巖如平地是日予疲憊極而僕神情

愈王又扶予以進其健可驚踰山沿澗水紆餘數
里峻峰四圍雪壁皚然谷中有民屋五十餘戶從
山上視之如窺井底既至如甕中望天是爲三斗
木屋其北溫泉出焉予山水痼疾非溫湯所醫第
欲登山探奇得煙雲供養耳詢之土人曰茲山非
宿齋戒不許登况積雪如此庸可踰邪予未信出
村謁那須權現祠祠在山中雪深果不可登長吁
久之因謂人當自知足予一旦出風塵遊金洞榛
名諸名山亦已足矣若庚申那須二山留以爲後
圖可也入村店酌酒自慰藉賃馬還板室宿焉始

予見婦女子騎牝馬過峻阪心甚危懼試馭之極馴良且慣蹈險危能避石上下不異行夷途亦一奇也

廿九日發板室東行五六里西北那須五峰如排指矗矗指天東南綠野平林蒼蒼千里一川貫其間煙雲映帶如滅如沒知爲那珂川矣此地有所謂殺生石者問之土人曰距此二十里往年山崩而石不復見不過而去抵深堀雨霏霏下泥如漆黑欲顛而復留者數次至二枚橋雨益甚雷聲殷殷此地大抵係黑羽封內藩士大治某嘗從予遊因

欲訪其居亦不果過黑川始霽雲馭如鱗斜曦穿罅諸山或露頂或見腰轉覺有姿媚晚宿白川是日都下大雨雹百年來所未有云

四月朔北風栗烈如隆冬傾衣筐悉服之猶寒白川爲東奧隘口古昔置關以守其址距治十餘里今謂之關山郭北有川曰逢隈源出甲子嶺逶迤數百里合衆流爲巨浸入于仙臺之海過須賀川五六年外始見鄉山恍如夢寐晡時達郡山上堂拜二親並年踰七十鬢髮皓然猶健見予至喜甚勞慰備至亟命酒兒孫環侍歡暢至夜分始罷予遊

寓二十年未沾一僦之祿每歸省輒行李蕭然爲愧殊甚而二親解顏歡笑如爲兒時熙然相忘於窮通之外信乎天倫至樂三公不易也感喜通夕不能寐

二日熊田貞庵渡邊甫順諸友來

三日祝驗者善正院來爲予語曰往年登羽州鳥海山其高不知幾千仞盛暑雪色爛然山中多大石皆直裂橫圻勢欲崩壓觀之毛髮森豎天下危險極矣聞之不勝神往薄暮藤大瞭來忠守山之行予意頗動而不欲離膝下遂止

四日仲兄自二本松來對床晤語過丙夜猶纏纏不能休予伯兄早歿惟仲兄一人故棣華之情殊厚仲兄好學善國歌予髫時受其督課由是知讀書追思三十年直一夢境耳

五日陪仲兄展拜祖先墳塋塋外平原茫茫逢瀨川縈繞如拖紳安達太郎山盤亘于西北奇峰參天蒼翠招人予幼時在二本松居與山相對雨容晴態皆所稔熟今見之如逢闊友不勝懷舊之感川上有伊藤肥前墓肥前仕于伊達公正宗公嘗與佐竹氏戰敗績敵騎追公甚急肥前面嚮力戰救

之遂成于此至今仙臺侯西上必致香火云

六日佐藤玄冲鹽田量平菅靜修自本宮來靜修信濃人往歲受業於吾師一齋先生不相見者七八年悲喜交集檀山人亦尋至山人小泉氏名斐黑羽人工繪畫予雅聞其名一見如舊相識會縣令崎田君折簡相邀山人與予及量平靜修相見於天妃宮也亭亭外萬松滴翠池光澹灩遠山明麗排闥而來頗爲佳境檀山人作畫縣令及予靜修題之會者十餘人各索題詠即乘醉漫述不知作何語明日視之當不勝絕倒晚雨予欲以明日發

故先諸子辭歸

七日上堂叙別悽惻不可言諸友來餞仲兄亦送至驛口途中製國歌見贈情溢于詞讀之不覺淚下抵日出山與諸友飲別甫順暨從子兵庫遠送至須賀川又酌別予離憂填膺雖頻醉亦耿耿上懷所云酒不了真愁是真實語也晚亦雨宿白川

八日發白川抵明神村有兩祠曰坂明神與野以村心爲畏故名過蘆野山路斗上斗下俗稱二十三坂暴雨驟至迅雷一聲震頭上馬驚立行客皆失色便欲休歇待晴而數里間無一驛頓阪路泥濘

股脛至越堀始霽晚虹彎彎飲溪遂宿焉

九日大霽拂曙出驛驛口丹崖峭峙溪流迅激所謂
那珂川也源出那須山東南流經常陸入于海涉
溪則鍋掛路稍夷那須高原諸山晴光鮮翠欲與
人衣袂接經大田原抵八木澤路傍有碑勒那須
野雲中見騎兵旗戰事甚奇土人亦云村西有一
古墳朝霧中時見兵士成隊而過若自古墳出疑
野狐精也予謂是所云山市野市之類土人以爲
野狐精亦傳會之說晚宿氏家

十日發氏家經阿久津涉絹川水清駛斲爲二流文

石平布潺湲成羅縠西望日光諸山東揖筑波山
眺望忽憶往年予與二三衲子自此舟行百三十
里至窪田陸行六十里至關宿是日大雪江村之
眺如畫自關宿又入舟下刀根川達于都今相距
已一紀恍如隔世而緇侶雲踪杳然竟不知其所
往感慨久之過宇都宮老松夾植花如黃玉幽芬
拂拂撲鼻而俄作雷亦殷輜入旗亭憩一茶頃即
霽宿小山

十一日明發經間田抵古河訪門人大田玄駿則本
月初六出都一弟居宇設酒食爲一醉而去沙路

平豁輕塵不動，喬松列植，大連抱翠蔭，載途樹間隱隱見粉壁。古河治城也。涉刀根川，平波渺漫，非復甌橋。一衣帶棹，開船進，將及中流，忽爲淺沙所膠。船中之人皆攝裳入水，以肩推之，蕩兀良久，乃得濟西岸。有建邏往來者，卽筮過之。晚亦雨，宿柏壁。

十二日晴發柏壁，見掃路者相繼，問之曰：東叡法王過焉，至草賀，鹵簿簇擁，籠街之聲徹耳。入茶廨待其過，卽出。晡時亦雨，僦竹甕子，達于都家春歡迎賀，無恙。小玉生來問剪燭對酌，談妙義，金洞諸

勝猶覺秀氣磅礴于胸間，而煙雲生足下也。

